

【时间乡愁】

□戴荣里

我认识牛，不是从牛肉干开始的。乡下一位叫县干的大哥(不知大爷给他取这个名字，是尊重县里的干部，还是埋汰县里的干部)，人矮嘴碎，机关枪一样，随口就是一梭子。县干大哥的这习惯，是常年养牛形成的。生产队里的牛饲养员，当时就有他自己，整天与牛形影不离。县干大哥，终生未娶，把他终生的爱情，献给了生产队里的牛。他与牛住在牛棚里，便于出来喂牛。

上初中时，家里来了亲戚，只好到县干哥牛棚里去住。冬天，外面很冷，牛棚却暖和。有垛起来的晒干的花生秧遮挡，风进不来；麦糠铺在身下，暖和、滑腻，半夜，牛反刍，县干大哥就起来骂牛，有些嗔怪的语气，牛老实了，我就睡去了；在榨草声中醒来，只见县干哥嘴边泛着白沫，不知是骂牛骂出的唾液，还是摘食花生秧上遗落的果儿所致。

县干哥说着牛，牛慢慢吃着草，用鼻音回应着。夏天，牛棚里充满牛虻，县干哥也不畏惧。常在广阔的田野上看县干哥拿小石头驱牛，却不在牛身上。牛是生产队的工具，偷牛、杀牛会判刑，县干大哥掌握原则，骂牛不犯法。牛老了，我长大了。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分到户，牛分了，县干大哥的眼圈红了很长时间。

昨夜突然想到，多年不养牛的老家哥哥县干，可曾还活着？与牛相伴多年，离开牛，不知他怎么活的？他会说牛话，但一定不是吹牛的话，他因让牛活着，自己才愉快地活着。有时我就想，从当年出来工作，一生看过无数牛，却没有一头如县干哥养的牛踏实，能干。

去内蒙古，见到悠然食草的牛，它们油光瓦亮，确实没有故乡负重之牛的身板。同是黄牛，山东的黄牛用来耕田，性讷而眼光平；内蒙古草原的牛，傲视苍穹，跑起来俨然烈马。内蒙古牛肉好吃，与其常跑，形成肉疙瘩有关。到草原，几乎次次都

## 想起牛



要买些牛肉干回来，味香，有嚼头。我喜欢风干的牛肉，内蒙古人品性实在(几乎越远离城市的人越诚实)，牛肉干做得好。读过《牛虻》，好多细节忘了，书里的牛，总没有现实的牛形象；在铁路工作多年，总见火车上南来北往拉那一车皮一车皮的牛，不知是用来屠宰，还是用来配种。牛们在车厢里很神气，犹如无牵无挂，乘车去做一次无目的旅行。

来瑞丽后，偶尔见到水牛，听当地老乡讲，以前，各村好多牛，有水牛，有黄牛，犁田、驮物、供人食用，现在机械多了，牛少了。盛产大象的地方，大象消失了；适宜水牛生长的地方，水牛稀少了。

知青时期，王小波在陇川，个子太高，插秧困难，队长让他放牛，他得以大量读书，牛自由，他也自由。我采访当年的老队长，问他对王小波什么印象？队长说：不好也不坏，人邈邈，喜欢读书。王小波当知青时不惹队长，队长也走不到他心里去。看来，读书很好，愉悦了自己，也不惹人烦。不像写文章，话说猛了点，别人以为你在说他。

瑞丽菜市场有种水牛做的牛干巴，外

皮撒了芝麻粒一样的东西，好吃不贵。瑞丽当地牛少，多从缅甸进口。我回京，有瑞丽好友为我买了一点，早餐佐食，香中有韧劲，嚼之，进食就有节奏感；回瑞丽，我为他带回烤鸭，作为感谢。有时我在瑞丽，邮寄给北京人百香果之类，对方一个回复的短信也没有，就为城市人的忙碌和冷漠而尴尬，有时也为自己这种过分热情而忏悔。城市是越来越自私了，而乡下诚实如旧的牛与人越来越少了。

我非牛人，偏要做牛事，可悲。买来牛干巴，反复嚼，想要嚼出与前不同的模样来，才罢休。岁月会让人去掉牛气，增强旷达之心，多是因为这些故意的冷漠引起的吧！

有时想起所见过的牛，就想找人吹吹。在城市里，可惜无人愿意听，就怀疑：喧闹的城市，这是我需要的吗？想找乡下人吹，更多的乡下人都去城里打工了。那天，看到一个放牛倌，想和他吹吹，他眼里放出来的光，哀怨而悠长。我又想起县干哥，他虽结巴，但一给牛说话就流利；他虽不识字，一到田野里，就给牛唱歌。而今的放牛倌，却懒懒散散的样子，像没有精神的牛，游荡在大山之中。

【落英缤纷】

## 记得那年学游泳

□凯文

日新月异的变化。写日记是一个聚沙成塔的学习过程，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思，都留在了自己永久的记忆里。同事们夸我脑子特别好使，其实我用的是笨功夫，每天写日记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被上级领导机关任命为一个市直部门的负责人。工作重担压在了肩上，每天大量繁杂的事情接踵而来，这时工学矛盾非常突出，学习和写日记能不能坚持下来？也曾犹豫过。我想到焦裕禄同志，他把每天写日记比喻为“过电影”，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在十几年的领导岗位上，我从未中断写日记，此举，不仅提高自己的理论写作水平，也提高了驾驭工作的能力。

写日记其实并不难，文章可长可短。俗话说，“实话好说”，日记是你贴心的朋友，不必刻意作秀。即使对亲朋不便说的话，我也在日记里坦诚相见。甚至在单位或家里吃了“窝火气”，我也要在日记里倾诉出来。有时候，我还在日记里骂人呢。

退休后，桑榆暮景，进入了新的生命时期，但我写日记没有“退休”。这两年，我兼任了退休老干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我支部有50多位老同志，平均年龄70多岁，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老干部。这个职务就是服务。老干部工作虽然做的对象是“夕阳人”，但做的工作是朝阳事业，这是项新工作，必须以满腔热情和极端负责的态度关爱到每一位老同志，做到“全覆盖”。我把老同志反映和要解决的问题写在了日记里，还利用微信群及时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诉求，进行互动。

退休后，要做尊老爱幼的楷模。我和老伴伺候陪伴了老母亲的最后一程，老人在病床上躺了七年，102岁寿终正寝。我把孝心不仅写在了日记里，还写在了行动上。

七十多年的沧桑巨变，我经历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全过程。近万篇日记，与共和国发展同频共振，也记载了本人的成长过程。她既是我人生的一面镜子，又是我一生长征的足迹。

说起游泳，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悲喜故事。

那年，暴雨过后，我上学路上的几个拦河坝都存满了水。好多的柳树、白杨树都浸泡在水里面。有的水库澄清了，有的还是浑浊不堪。

本来，我和同学们在水较清的水库里学游泳。我们爬到树杈上，飞身一跃，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从水里露出头，赶紧往树边游，唯恐游不动，沉了底。从树上跳上跳下，只是乱扑腾，根本不叫游泳。当然，有些伙伴游得比较好，一口气还游个五六十米。这让我很羡慕。就是这羡慕，差点要了我的命。

游泳独行，危险系数很大。但当时的我怕游不好，在伙伴面前丢丑，就偷偷地跑到邻近的一个水库练习，这里的水浑，游泳的人比较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开始我试着往水库里面游了几米再游回来，觉得还行，胆子就大了起来。鼓起劲，自己给自己打气，看看能不能从这边游到对面去。这时危险的念头早被我抛到九霄云外了。说来也怪，游到一半的时候，没有觉得怎么样，可是，当游过三分之二的时候，没劲了，腿脚不听使唤。眼看着就要沉底了。要命的是连续喝了几口水，还觉得难喝。当时的念头就是，咬住牙，就是爬也要爬过去。沉底就沉底吧，不就是沉底嘛，沉底，正好贴着地面潜水。我就在水底下使劲地扒着泥往前爬，感觉方向就是往对岸去，所以，就使劲地用手扒泥，脚还乱蹬。大约过了一會兒，实在受不了了，喝水不说，憋得实在难受，就使出吃奶的劲，往地下一蹬，站了起来。哎，怎么这么浅，水还没到腰！有惊无险，总算游到浅水里，总算从阎王爷那里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这次学习游泳的经历让我差点儿完蛋，可是它却让我学会了游泳。这次冒险试水，我到现在也没有告诉娘亲。也许，不知道哪一天，有人读了此文，会告诉她老人家。可是，我的老父亲，则永远不会知道他有个冒险的儿子了。

## 【征文预告】

### 眼见不一定为实

命题嘉宾：秦明(畅销书《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系列作者)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体不限。请附上个人的姓名、职业。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com

###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戏剧人生】

## 狗狗变奏曲

□张真娣

这是上小学时候的事了，虽然过去好几年了，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时，我们家住在单位宿舍院里。听大人说，我们院里住的最大的官就是局长了，我们楼上有几个叔叔阿姨平时就板着脸，见谁都不笑，可见了局长就特别恭敬，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打个招呼都跟鞠躬一样，腰都快弯成90度了。

有一天下午放学，我看到局长的爱人，牵着一只狗在院里散步，下班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过去打招呼。从他们对话中，听说这狗很名贵，叫萨什么耶，好几万一只呢。大家都弯着腰，跷着手指头夸“这狗好！这狗真乖！”局长爱人一边谦虚地说：“一般，一般”，脸上却满是得意。

从那时开始，院里的狗一下多了起来。开始，两三家养，后来到了七八家甚至十几家，连害怕狗的李阿姨都养起了狗。这下热闹了，每当我们放学回来，就会看到一个壮观的场景：十几位叔叔阿姨都在遛狗，他们或牵或抱人手一只或者两只，队伍浩浩荡荡，中间拥簇着局长爱人和她的宝贝狗，大家说说笑笑，狗儿吵吵闹闹，整个院子里人声鼎沸，弄得我们在家写作业都安不下心来。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几个遛狗的叔叔阿姨急三火四地往外跑，像是有什么事。回到家吃饭时才知道，局长爱人做饭时没关好门，她的狗自己跑出来了，院里没有，马路上没有，局长爱人很着急。一起遛狗的叔叔阿姨听了，大家都自发出去找狗去了，有些不养狗的叔叔阿姨听了也去找了。直到晚上快睡觉了，院子里突然热闹起来了，说局长家的狗找到了，找狗的叔叔阿姨们都回来了，他们看上去焦虑又疲惫，他们一边向局长爱人诉说着找狗的艰难和自己焦急的心情，一边还连夸这狗“淘气小可爱”“真聪明”“运气真好”……甚至还有叔叔已经连夜从宠物店里抱来了同款的狗。

我们也喜欢狗，但是这些狗狗看我们是小孩经常追我们。有几次放学时，就有狗叫着追我们，吓得我们赶快往家跑，可是远处的叔叔阿姨们却哄堂大笑。每天放学回家，弄得我们小孩提心吊胆的。

也有不怕狗的，楼上的牛牛虽然个头小，但是从小就练跆拳道。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局长的狗追他，他回身踢了狗一脚。这下可麻烦了，局长爱人脸色铁青，几个叔叔阿姨围上来，纷纷批评牛牛没有爱心，不爱护小动物。还有位阿姨心疼得不行，抱着局长的狗要去宠物医院做体检……

晚上我下楼，路过局长家门口时，看到牛牛爸爸正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敲门，他左手提着鸡蛋和狗粮——好像还是进口的，右手提着两瓶茅台。门一开，我听见他连声道歉，好像是牛牛踢了狗而来道歉的。可是，带点狗粮也就罢了，为啥还要带茅台呢，难道狗狗还要喝茅台？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突然觉得院子里冷清了很多，浩浩荡荡的遛狗队伍不见了。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这是怎么了？真让人纳闷。一天吃饭时，我听爸爸讲，因为违反八项规定，局长被查处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没有人在院里遛狗了。从那以后，院里又恢复了以前的平静。

【岁月留痕】

□李学勤

## 日记伴我五十年

我今年72周岁，每每回忆自己风雨兼程的一生，总是感慨万端。人生成功秘笈在于恒。总结几十年工作阅历使我受益颇丰的有几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五十多年来，坚持写日记。现保存的近万篇日记虽多数是“流水账”，但对本人而言，写日记伴随了我的大半生，这是我锲而不舍的爱好。

第一篇日记，记忆犹新。那是1966年8月，当“文革”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我正在山东省团校学习，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感到惧怕、彷徨，百思不得其解，我把当时的困惑写在了日记里。

1967年，学校的“斗、批、改”改变了原来的分配方向，530位同学整建制地去工厂当了工人。进厂后的所见所闻，更觉得与原来想象中的工厂生活大相径庭。车间在闹无政府主义，掌权的造反派不干活，还以老子自居……在正义感的驱使下，我把自己的第一篇日记写成了大字报，题目是“造反派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结果造成了对我的打击报复。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人人自危，当时住集体宿舍，为了不让人知晓，写日记只能趁其他人不在的时候“速战速决”。日记本东匿西藏，总怕被人发现。

改革开放后，神州大地迎来了艳阳天。1979年，我所在的机床厂在全国机械行业率先与日本山崎厂合作生产精密车床。合作第一步是由日本来图试制样机。厂党委对此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班子，我是在厂长直接领导下的总调度员。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近万个零件，十几万道工序，全厂上下突击“会战”。我全神贯注，精心组织，昼夜奋战在厂里，工作进展记录也是我每天的日记。1980年初，圆满完成了样机生产任务，日本人伸出了大拇指。

1981年，我调入市直机关，做了十年的文秘工作，这也是我写日记的“鼎盛”时期。工作舞台大了，视野广了，不仅参与了市委、市政府大量文件和讲话稿的调研起草工作，还亲眼目睹了省城各条战线日